

新式標點

九尾龜

上海三友書社印行

1925.

醒世
小說

九尾龜卷二

第四十九回 方小松演說風流案 貝夫人看戲麗華園

且說前卷末回書中，章秋谷同着貢春樹方小松，并帶了高桂寶，同到麗華戲館，要看霍春榮的戲。章秋谷坐定之後，檢看戲單，見今天霍春榮排的，恰好是花蝴蝶。方小松向章秋谷說道：『你可曉得霍春榮的歷史麼？他還是中堂的門婿呢！』章秋谷和貢春樹聽了，不覺大為詫異。章秋谷便問方小松道：『怎麼說霍春榮是中堂的門婿？這句話兒，我却不信。那裏有這樣的事兒？他既是中堂的門婿，為什麼不去做官？只要拿了他丈人納封八行，那一省不好去當差署缺；還肯在蘇州唱戲，做這種卑賤的勾當麼？』

方小松聽了，哈哈的笑道：『你這個人，怎麼這般老實？難道真個中堂的門婿，肯來唱戲麼？』秋谷也笑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為什麼你又要這樣說呢？』方小松道：『這件事兒，說也話長，真是江蘇省內，惟一無二的新聞，待我慢慢兒的和你細說。』一面說着，就同過眼光，兩旁一看，把手指着一間包廂內道：『你看這裏頭坐的，却是真的真真中堂的

小姐，翰苑的夫人。這個新聞，就出在他們府上，你在上海，難道沒有一點風聲？」

秋谷聽了，不及回答小松，連忙轉過眼光，跟著方小松手指的包廂裏面，仔細看去，只見包廂內，坐着一位服御輝煌的中年婦人，旁邊還坐著一個少婦。那中年婦人約莫有四十餘歲，面上却還不甚看得出來，看著只像個三十多歲的樣子，徐娘年紀，未褪嬌紅；中婦風情，猶傳眉嫵。那兩隻秋波，水汪汪的十分活潑，就像那秋月無塵，春星照彩，明顯著一付嬌嬈的態度出來。這樣的婦人，若在少年時，可想而知一定是個尤物。再看那旁坐的少婦時，更是冰雪爲肌，瓊瑤作骨；芙蓉如面，楊柳爲腰；太真紅玉之香，洛浦凌波之影；低鬟顧影，媚態橫生；真是寶月祥雲，明珠仙露。把個章秋谷竟看得呆了多時。又見他珠翠滿頭，紗羅被體。那頭上的簪飾，映著保險燈的光彩，珠光寶氣，曄曄照人。背後更有許多俊俏青衣，成羣圍列。那包廂之外，立著幾個家人，垂手侍立，肅然無聲。

章秋谷看罷，方才向方小松道：『看他們這個樣兒，一定是個貴家內眷。不過那神情意態，覺得甚是飛揚；眉目之間，隱隱有些蕩意。你怎麼說他們府內，出的什麼新聞？快些把這件新聞的原委，細細講來，好待我們靜聽。』春樹也異口同聲的叫小松快講。方小松微笑一笑，方才附耳低聲，把這件故事，細細的講說出來。

看官，在下做到此間，只好把章秋谷一邊按下，且把這件新聞，一一的演說出來，好叫看官們不至茫無頭緒。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你道那廂房內的婦女，究竟是何等人家的內眷？說將起來，來歷却也不小。原來這中年婦人的母家，姓余。他父親名叫余頤南，翰苑出身，歷任京秩。後來熬鍊得資格深了，輩數老了，就洊升了刑部尚書，并在軍機處贊畫樞務，居然就是一位中堂。這余中堂生平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十分溺愛，嫁蘇州貝太史爲室，丰姿雖是嬌嬈，情性却甚悍戾。偏偏這位貝太史，又是個懼內庸夫，到了外邊，天不怕，地不怕的人兒；一進了自己的房門，看見了床頭的這尊菩薩，便由不得神魂飛越，毛骨悚然。久而久之，這位貝太史，便不知不覺的做了重生的陳季常，再世的裴御史。貝太史自從點了庶常，也放了一任主考，不知怎的，外間物議沸騰，聲名甚是狼籍，都說他出賣舉人。至於這件事兒的有無，在下做書的，當時並不在場，隔着一個省分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在下沒有親知灼見，却也不敢一定下什麼斷語。

只說貝太史的口碑，傳入都中，就被一個御史，參了一本。那班京城裏頭的都老爺，照例有這個樣兒，若遇著那勢焰薰天，威權炙手的人，憑著他怎麼的賣官納賄，枉法徇私，這班都老爺，在一旁看著聽著，都是袖手旁觀，罰咒也不敢去動他一動。若有個御史，

參動了頭，還要窺測天顏的喜怒。要是皇上看了御史的參本，果然震怒起來，免不得要傳旨查辦。這班都老爺得著了這個消息，一個個都發起狠來，你參一本，我參一本，大家都去射那死老虎。

你想這個人，既經參奏，已經是個待罪人員，何苦趁別人的鬧熱，再去參他？這位貝太史，就吃了這個苦頭，給這班都老爺，橫參一本，豎參一本。那本上說的話兒，什麼「似此敗壞科場，賄通關節，若不從嚴查辦，何以正士氣而肅官方？」皇上看了這許多參本，從來說衆口成城，自然也要震怒起來，便將原摺發交浙江巡撫，認真查辦。幸虧這位余中堂曉得這件事兒，心上雖然恨着女婿，不該做出這樣事兒，削他的顏面；却又看着女兒面上，不得不替他囑托彌縫。這科場賄通關節的事兒，鬧了出來，不是頑的；就是從輕辦理，也要問一個邊遠充軍。余中堂無可奈何，只得替他上下囑托，安頓了那幾個原參的御史，又自己親筆切切實實的寫了一封信，托那浙江撫台，替他辯護。方才把一樁天字第一號的風波，平了下來。

浙江巡撫果然上了一個摺子，替貝太史竭力辯護，無非是「查無實據，仰懇天恩免其議處」的這些話頭。這個摺子，到了軍機，又有余中堂在裏頭照應，方得從輕發落，把貝

太史議了一個回籍開住的處分。

貝太史回得蘇州，剛剛進門，就被這位夫人，指着臉兒，痛罵了一頓，說：「你這樣不要臉的東西，怎麼竟敢這般大胆，連舉人也賣起來？若不虧父親，在京城裏頭同你竭力想法，這個時候，只怕你這個狗頭早已滾下來了。像你這樣不爭氣的人兒，受了王法，讓我做了寡婦，到也乾淨些兒，省得你活在世上現眼。」把這位貝太史，罵得滿面羞慚，滿心惶恐，低着頭，屏息而立，連哼都不敢哼一聲。貝夫人罵了多時，見他不敢開口，也就消了幾分怒氣。到了晚間，貝太史少不得還要奴顏婢膝，陪着無數小心，方才哄得夫人歡喜。

自此之後，貝太史時常想起丈人的救命之恩，見了夫人，越發怕得神出鬼入。更兼貝太史本來是個寒士出身，他封翁雖曾做過幾年道台，家中却沒有什麼積蓄。你想一個當窮翰林的人，那裏掙得起家產？剛剛巴得放了一任試差，又被那班不近人情的御史，參了回來，依舊是兩袖清風，一肩行李，漸漸的就有些支持不住起來。幸虧這位余中堂的小姐，嫁過門來，奩資豐富，足足的二三十萬。他又善於居積，數年之內，又賺了無數的利錢出來。他見貝太史手中竭蹶，金盡囊空，不免又要將他譴罵一場。罵過之後，索性不要他管

了，自己拿出錢來，供給貝太史的用度。貝太史樂得坐仰其成，隨意揮霍。但是貝太史現在的身家性命，都是從老婆身上得來，家庭之內，不得不曲意承顏，格外又加了二十四分恭順。貝夫人的性氣，一天狠是一天；貝太史的懼內，却一日甚於一日。怕老婆怕到極處，這貝夫人自然就要趾高氣揚，飛揚跋扈起來。

貝夫人將近中年，止生了一個女兒，却生得似玉如花，千嬌百媚。貝夫人的溺愛這個女兒，一言難盡。總而言之，也和余中堂的溺愛貝夫人差不多。貝小姐到十九歲上，就嫁了一個常熟人姓彭的，也是一位太史公，家道十分寒素，相貌又甚不揚；更兼生性不羈，疎狂放蕩，狂態逼人。貝夫人聽了貝太史的話兒，又被媒人攪掇，便把一個心愛的女兒，輕輕易易的許了這位彭太史，說定招贅進門。擇了吉期，就把彭太史贅了進來。

貝夫人這道彭太史少年翰苑，定是個風流佳婿，蘊藉才郎。不料新郎官進得門來，貝夫人見他面目不揚，身材短小。說也奇怪，貝小姐倒還沒有什麼，把一個做丈母的貝夫人，氣得個發昏，默默無言。當夜就使出他那一種野蠻手段，硬硬的把貝小姐叫了進來，和自己同床睡覺，不許他出去，和彭太史成婚。一連三天都是如此，把彭太史氣得目瞪口呆；特要和他講個明白，却又是已覺得有些礙口，說不出來，只得放在心中，隱忍不發。那

貝小姐年幼嬌癡，畢竟和彭太史有些夫妻的情懷，也只好像寒送暖，暗地關情；見貝夫人這樣作爲，不曉得他究竟是怎麼一個意見，又不好意思去問他。久而久之，這貝小姐受了專制的壓力，不知不覺，把從前心上的夫婦愛情，都消入東洋大海去了。

看官且住，從來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做父母的，見那女兒出閣，自然要指望他琴瑟和鳴，夫妻好合，才是道理。怎麼這位貝夫人，用着野蠻手段，禁制了自己的女兒，不許他夫婦合婚成禮？天地之內，那有這樣詭怪的事情？若果然竟有這樣人兒，那也可算得宇宙之大，無所不有的了。你們試想，貝夫人究竟是怎樣一個心思？原來他仗着自己是中堂之女，翰苑之妻，更兼門第清華，家財百萬；女兒的面貌，又生得珠圓玉潤，柳媚花嬌；算計自家這樣的女兒，那般的聲勢，一定要配一個風流熨貼的如意郎君，方不辜負他女兒的才貌；見了彭太史這般模樣，氣到極處，便想出一個極糊塗的主見來，忘了那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」的兩句俗語，倚着那一往無前的氣勢，竟想替貝小姐於正門之外，另開一個便門，好任他揀選人才，評量面目，差不多有那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的樣子。

你想這貝夫人的意見，糊塗到怎麼一個田地，而且貝夫人雖然將近中年，却是意氣飛揚，神情蕩越，絕不像貴家命婦的規模。貝太史雖然曉得，心中也有些不以爲然，却那裏

敢來問他一問，隨着這貝夫人帶領了小姐，各處燒香隨喜，看戲遊園，漸漸的風聲不雅起來。貝太史也只好眼閉眼閉，裝作癡聾。貝小姐更是個少年女子，有什麼定見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着貝夫人這樣的一個尤物，今天看戲，明日燒香，到處賣弄風騷，招蜂引蝶。貝小姐看了這種樣子，慢慢的也便樂此不疲。那蘇州城內，貝家太太的名聲，却是通國皆知的了。

有一天，貝夫人帶了貝小姐，到城外麗華戲館，包了一個包廂，一同看戲。恰恰的霍春榮新自上海到蘇，演得不多幾日。那一天，霍春榮排的戲，正是白水灘。霍春榮的面貌，本來不錯，加以渾身結束，伶俏非常，衣服鮮明，聲情激越；那幾步抬步的身段，更覺得氣概高華，丰儀出衆。剛剛出得場門，只聽得一片喝彩之聲，轟然震耳。到得打翻青面虎的一場，霍春榮本來武功純熟，一路棍法，使得旋轉如風，雖然傀儡登場，卻也有些驚心動目。貝夫人仔細看那霍春榮時，只見他蜂腰猿背，英武過人，而眼媚橫波，眉含黛色，眉目之間，却又有些媚態。貝夫人看得出神，貝小姐也眼波澄澄，只注在霍春榮一人身上。

那霍春榮是個著名弔膀子的都頭，一見了標緻些兒的女人，便要百計千方，鑽頭覓縫

的謀他到手，何況今夜是送上門來的買賣，又見貝夫人等衣裝炫耀，僕從如雲，料想是個大家內眷，吊上了他們的膀子，一定有些好處；不比尋常，便他越發的在台上賣弄精神，把眼光注定在貝夫人的包廂之內，一連飛了他們幾個眼風。把貝夫人母女二人，看得心旌搖搖，六神無主。貝夫人忽然想出一個主意，叫了包廂的案目上來，指名要點霍春榮的戲，點了一齣義旗令。

霍春榮見他們點戲，曉得已經入彀，甚是歡喜，便進去換了衣服，重扮了黃天霸出來。這一齣戲，唱得更是認真。貝夫人叫家人放了一封賞洋。只聽得鏘哪哪一聲，那雪白的洋錢，就如雨點一般，在臺上四圍亂滾。霍春榮見了，十分得意。做到吃緊之際，貝夫人放出那絕嬌必脆的喉嚨，高叫一聲：『好呀！』這一聲喝彩，驚動了合園看戲的人，一個個回頭張望。

有分教，狼腰猿臂，驚回蝴蝶之魂；燕領虎頭，飛入鷺鷥之隊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巧嫻緣良夜渡銀河 殺風景三更飛黑索

且說貝夫人看到得意之時，不覺一聲喝彩，早驚動了合園看戲的人。大家回過頭看時，早看見貝夫人母女二人，坐在包廂看戲，看得眉飛色舞，意志凝神，如承丈人之綢繆；如射大夫之雉。看的人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見了這個樣兒，免不得一個個暗中好笑，却也不去管他。

這貝夫人坐在包廂，只顧和臺上的霍春榮，眉來眼去。及至義旗令做完之後，霍春榮換了一身簇新的紗羅衣服，故意走到包廂，向着貝夫人請安謝賞。貝夫人眉花眼笑，慌忙叫他不要多禮，便搭趣着和霍春榮問答起來。那一對眼光，就如電光石火一般，忽來忽往，飄疾如風。貝小姐坐在貝夫人背後，羞怯怯的低下頭去，再也抬不起來，紅暈腮痕，綠凝眉嫵，却時時在暗中飛過眼風，偷看霍春榮的面貌，一汪秋水，漠漠含情。一班僕婢，侍立在旁，雖然也都看見，只是素來畏懼這位夫人，連貝太史尚且怕他，不敢去管他的帳，何況這班小人，可想而知是怕他的了。當下貝夫人和霍春榮纏綿情話，直到散了戲場，方才回去。

自這一天之後，貝夫人每夜帶着小姐，出來看戲，又時常把霍春榮叫到公館中去，每晚十二點鐘進去，直至明天午後，方才出來，也不曉得他們在內，幹的什麼事兒。這

却在下面沒有看見，不敢亂說。但是霍春榮有時拿出絕精緻的扇袋荷包，給旁人觀看，說是貝夫人母女，親手製造，送給他的。這樣的看起來，只怕霍春榮在貝府中，一箭雙雕，恩情美滿，也未可知。只苦了兩位太史公，担了懼內的名頭，還要受這般的糟場。在下雖然是个旁人，却也免不得有些氣憤。這一件事兒，蘇州省內，把他當作新聞，茶坊酒肆，三三兩兩，談的都是貝府的新聞。方小松久在蘇州，那有不知之理？

恰值章秋谷賞春樹到了蘇州，要到麗華去看霍春榮的戲。方小松同着秋谷春樹，走進戲園，一眼先看見了貝夫人母女二人，早已端端正正的坐在包廂裏面，不覺暗中好笑，方向秋谷說出一句頑話兒來，說：『你不要輕看了霍春榮，他還是中堂的門婿呢！』章秋谷聽了，十分疑怪，似信不信的追問他，『究竟這裏頭怎麼一回事兒？』方小松方才把貝夫人和霍春榮的故事，一一的演說出來。秋谷聽了，甚是氣憤道：『不信天下竟有這般奇事！這貝太史難道是沒有血氣的麼？怎麼任着老婆這樣的出來胡鬧？』小松大笑道：『豈敢！他果然有了血氣，也不至於怕老婆怕到這種樣兒。我們多是旁人，何必去管他們的閒事？落得看看他們的情形。』

正在說話，臺上早換了筱榮祥的文昭關上來。這筱榮祥台容甚好，嗓音也還不差；唱

過了文昭關，就是霍春榮的花蝴蝶了。霍春榮出得台來，秋谷定睛凝視，只見他穿一件織金雲緞元色夾衣，內襯綉花短襖，綉花叉褲，渾身釘着水鑽，行動時光華照目，映著那台上保險燈的影兒，分外晶瑩；品貌果然甚好，丰姿不減當年，更兼口白清亮，身段圓融，煞是可愛。只見包廂內的貝夫人母女，兩雙眼睛，釘在霍春榮身上，目不轉睛，只顧呆呆的觀看。到了交手的一場，霍春榮的一把單刀，旋轉如飛，滿身圍繞，但覺得刀光閃爍，燈影迷離；渾身上下，但見一線寒光，絲毫不漏，連秋谷在台下看着，也不覺高聲喝起彩來。再做劉水戰鴛鴦橋的一場，霍春榮撲那兩交勦斗，更是十分快捷。台下看戲諸人，叫好之聲，闐然不絕。

秋谷暗想：『霍春榮面貌，著實不差；又有這一身本領，也算得梨園角色之內，一个出色的人材；怪不得這班婦女，見了他就要把持不定。』正在心中轉念。霍春榮早已走進戲房，換了衣服，走下台來，竟到貝夫人坐的包廂裏面，坐在貝夫人背後。貝夫人和他說說笑笑，甚是親熱。章秋谷看了，氣憤非常，向方小松道：『怎麼如今世上，竟有這樣無恥的婦人？』小松笑道：『你真是少見多怪！可曉得如今的風氣不比從前，還有什麼講究麼？』秋谷聽了，不覺一聲太息，默然無言；又坐了一會，因看不慣貝夫人和霍春榮那種

肉麻樣子，便拉了方小松和貢春樹，先自走了出來。高桂寶也同出戲園。方小松同着秋谷春樹，仍到桂寶院中。方小松擺酒接風，薦了兩個僮人，給秋谷春樹二人：一個叫金媛媛，一個叫朱素卿。秋谷便叫了金媛媛，春樹便叫了朱素卿。不多時兩人一齊到了。

秋谷看金媛媛時，身材嫵娜，骨格輕盈，雖然趕不上陳文仙，也還罷了；再看朱素卿，面貌也和金媛媛彷彿，都是中上之材。秋谷雖叫了金媛媛的局，却並不在意。倒是金媛媛和朱素卿，見他們舉止豪華，風儀秀美，格外的巴結起來。秋谷也只得略略應酬。這一席直到三點多鐘，方才散席。秋谷同春樹，一起回到船上歇息。方小松不必說起，自然就是住在高桂寶家的了。

按下秋谷一邊，只說麗華戲園，那一天章秋谷等走後，鬧了一場風波。你道是什麼事情？原來貝夫人在麗華看戲，恰好包廂對面，另有一個看戲客人。這人姓郭，是個廣東的候補道，蘇州人氏，和貝太史狠有交情，爲人任俠，喜抱不平，氣概高華，性情慷慨，只是有一樁壞處，性如烈火，急躁非常；向和貝太史詩酒往來，互相愛敬。這貝太史原是一個詩酒名家，風流才子。若單看他的表面，那裏曉得他是個懼內的都頭，怕老婆的領袖？這位郭觀察，雖是和他要好，却一向不曉得他的家事；只道貝夫人是個名門閨秀，自然是

貝太史的內助，三從具備，四德兼全的了。

有一天，郭觀察在親戚家中，聽見了貝夫人這些笑話，郭觀察那裏肯信，反說親戚不該污蔑閨門。那親戚向他力辯道：『這件事兒，並不是我一人知道；蘇州城內，到處皆知。你只願去細加察訪就是了。我和貝府上，又沒有什麼仇恨，爲什麼要捏造這些說話呢？』郭道台聽了，覺得他親戚的話，甚是有理；然而終是半疑半信的不肯當真。隔了幾天，郭道台自家出去，細細的打聽一回，果然衆口相同，大家都把貝夫人辦戲子的事兒，當作新聞傳說。郭道台打聽得實，直氣得他氣湧心頭，雙眉倒豎，一時忍耐不住，一口氣直走到貝太史家來，要見了貝太史，和他當面說明，叫他以後當心防範。那知事有湊巧，貝太史剛剛不知爲了什麼事情，兩天之前，往上海去了。

郭道台見不着貝太史，恨不得他擦掌摩拳，氣無可出，暗想：『貝太史這樣一個人，也算有些名氣，怎麼娶着這般婦女？怎不叫人和他代抱不平？』氣了一會，忽又轉一個念頭，想道：『天下的事情，眼見是實，耳聞是虛。雖然衆口一辭，我却究竟沒有看見，難保不是他人捏造的話兒。我何不到麗華去看幾天戲？一則解了自家的疑惑，二則看看他們情形，豈不是好？』主意已定，便到麗華戲館，一連看了幾天，把貝夫人和霍春榮的情事

，一齊看放在心上，十分憤恨，無計可施。

這郭道台和江蘇臬台朱竹君，交情極好，並且是結拜弟兄。這一天，見了朱臬台，偶然提起這件事情，還氣得咬牙切齒的，問朱臬台：『可有什麼法兒？』朱臬台也詫異道：『天下竟有這般惡棍；難道貝太史竟是絲毫不覺，也不約束約束的麼？』郭道台又把貝太史的家事，怎樣的懼內，如何的情形，把近來聽見的話兒，和盤托出。朱臬台想了一回道：『這件事兒，要辦他也甚容易。只要辦他個外來流氓，把貝府的這些情事，隱過不提。料想貝夫人也沒有什麼法子，庇護着他。你道這個辦法如何？』郭道台聽了大喜道：『這樣辦法，果然甚好。像這樣的淫棍，把他留在蘇州，真是害人不淺的東西。辦掉了他，也是你的一件德政。』說着，立起來打了一躬。朱臬台笑道：『究竟你和他有什麼冤仇，要你這般着急？』當下又談了一回，定了主意，郭道台就走了。

朱臬台次日上院，把這件事，細細的稟了撫台。撫台勃然大怒，便叫他下去，立刻飭縣提人，從嚴究辦。朱臬台答應下來，恐怕飭縣提人，漏了信息，被他逃走；或者霍春榮得了這個消息，竟去躲在貝府裏頭，又不好去派人搜捉。豈不便宜了這個棍徒？』當下不露風聲，密密的下了一個密札，給那馬路工程局委員李蘭生，札內還附了一個訪牌，話頭

說得十分利害，叫他立刻會同捕房，連夜拿人。——原來蘇州馬路止有一個捕房，沒有會審公廨。凡有馬路訟案，以及華洋交涉，這些事情，都是工程局委員兼管。所以工程局在馬路，極是有權。

李蘭生接到了這角公文，不敢怠慢，連忙叫上四個能幹差役，吩咐一番，又去知照捕房，派了兩個巡捕，協同拿捉。這班差捕，到得戲園，霍春榮正在臺上唱戲，不便去拿。及至唱完了戲下臺，又在貝夫人包廂裏面，談談說說，甚是開心。此時麗華園主，已經知道，再三央懇廨差巡捕，不要在園內拿人。待他出了戲園，再行拿捉。差人等初時不肯，又送了他們一筆差錢，方才答應；守在戲園門口，等他出去，順手擒拿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

那貝夫人等到戲場將散，便上轎進城。霍春榮慢吞吞跟在轎子後頭，想要跟進城內，不隄防剛剛一脚跨出園門，早有一個差人，走上前來，就是劈胸一把。霍春榮裏也不曉得朱臬台叫人捉他，只認做或者是他的仇家要想同他拚命；那時止不住心頭火發，用了一個解手法兒，左手把廨差的手托開，霍地將身子閃過，右手向廨差的領下，隨手一叉。這個廨差不會防備他要動手，招架不及，早被他叉得仰面一交，直跌得有四五步遠近。兩旁